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四十六

明 李夢陽 撰

志銘三

寄傲先生墓志銘

先生名玉字廷瑞姓韓氏通許縣人也初先生舉於鄉拜郟城知縣郟邑小而賦繁民弗堪也以是困先生憐焉而例體邑政無巨細必關白於所司令始行或見弗

之合即美格閣以是民愈困先生於是則竊歎曰若是奚令為也凡其細則輒自標號行不盡閲白所司於是所司怒督責之而先生則又抗言執理往往無巽順色於是所司謂先生傲轉相擠陵斥先生乃棄官歸稱寄傲子而通許俗人士大都宴會酒懽為適罷官則更放騁而出其官時所營製如冠袍表馬器皿華綺諸等盡衒燿鄉人曰不如是猶夜行也而先生歸則獨嗜古書奇字性又不酒第閉門坐課兒孫曹於是大為鄉人所

不悅目為韓怪而先生穏患目又寡言笑對客長揖寒暄而已第瞑目坐於是人益遠先生先生弗動也今俗喪即人士家崇豪奢文具先生父母喪也則惟據典實廬之墓兩喪者六年以斯觀之其平生足推矣大梁人李知縣者先生姊夫也每招之來會其長子禹卿從空同子游又其孫菆為儀賓而其同邑李知府亦罷郡居大梁正德末先生乃徙大梁居焉是時道州何公以都御史巡撫河南聞先生有數學敦禮之叩焉先生辭謝

卒不傳嘉靖二年七月空同子會先生於酒筵見其篇文富贍而嶄巖驚曰寄傲今七十歳矣乃為此大文邪時李知府亦在坐曰寄傲尚作蠅頭楷字與人札即片紙吾未見一畫苟也空同子喜曰壽徵壽徵居無何儀賓鼓喪其配君禹卿喪其妻而先生亦不起矣於乎於乎是年八月十八日也按韓氏其先項人也諱諒者始遷通許而先生父諱敭嘗為臨淮知縣東城兵馬指揮娶劉氏以景泰某年三月廿八日生先生先生配苗氏

有子五人女一人壻曰賈希朱孫男女某卒後兩月禹卿奉其柩返葬通許之塋并其二喪舉云銘曰胡為而官三歲而掛汝冠胡為而還與其二喪同旋於乎孰畀子以賢孰躓之使顛孰啇之使寒悠悠乎蒼天

明故王文顯墓志銘

王文顯者蒲啇也名現字文顯號噫菴子初文顯為士不成乃出為啇嘗西至洮隴踰張掖燉煌窮玉塞歷金城已轉而入巴蜀沿長江下吳越已又涉汾晉踐涇原

邁九河翺翔長蘆之域竟客死鄭家口先是王教諭有五男而文顯長父官既畢貧又四弟望我立以是文顯乃棄士而就商商四十餘年百貨心歷足跡且半天下然卒老於鹽場文顯之為商也善心計識重輕能時低昂以故饒裕與人交信義秋霜能析利於毫毛故人樂助其資斧又善審勢伸縮故終其身弗陷於穽羅文顯既以商起家乃大室廬備賓祭畢婚嫁四弟各成立王氏固奕奕彰矣而教諭君罷歸顧獨出分其長子文顯

則第涕泣自咎責罔攸辯乃效作五噫之歌歌曰仰彼昊天兮白雲霴霴噫莫慰父心兮子之罪噫朝入埽除兮出而暮思噫清風飄棠兮明月鑒之噫古有履霜兮實獲我志噫歌畢遂號噫巷子教諭君聞之悔泣父子如初弟珂者之舉於鄉也會文顯省親歸稱觴遞壽其父頟之喜曰凡商而利弟士而名乃吾今何憾矣文顯嘗讀史以孔明取劉琿為是又謂宋黨禍成於蘊公非程子激之也間質於其父父則又大驚喜曰現也汝商

而士邪乃吾今何憾矣吳龍者僮也嘗竊於文顯文顯寛之一日外盜求文顯急執龍刃脅之龍卒不言文顯匿所其父聞之則又大驚喜曰現也利而義者邪然天固鑒之邪文顯嘗訓諸子曰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絶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天之鑒也如此則子孫必昌身安而家肥矣按衛推官張君狀王氏滎河人

也諱仲文者元末徙蒲耕於蒲南十里今稱王家莊是
也仲文生彥純彥純生景嚴景嚴生秉信秉信生榮
賓鄉飲以壽官榮生馨教諭者也教諭娶張氏以成化
五年九月十日生文顯嘉靖二年五月九日卒年五十
五歲娶潘氏生崇仁崇先崇道州學生也女二長適監
生李廷光次聘蔣澄孫男二人女三人文顯既卒之明
年二月某日葬東原之塋銘曰珠不珍貢而輝汝淵鶴
不翼天而唳汝田我得匪苟我室則盈我有不有我利

則成義不入於穴仁而免於盜兵逾艾而殞於旅茲天邪人邪數邪

明故李大法合葬志銘

李大法者予門人李琝之父也名倫字大法祥符人也而居之杞大法父曰李洪洪父禄禄父讓初洪武辛巳河灉大梁於是讓挈家走杞水平或勸之歸讓曰梁杞百里耳何必歸後辛巳河又灉大梁讓子孫遂免于走明年壬午九月二十日大法生于杞正德十六年歲

又辛巳人詾詾謂河且復來是時琪以學諸生寓梁或勸大法胡不俾而郎回杞大法笑曰天地數若是齊邪已而河卒不來大法娶于崔琪母也崔生天順癸未三月八日後癸未是為嘉靖二年三月三日而崔氏卒大法素雄飲忼慨無憂少貧嘗為親負米力販魚鹽然處之灑如也及崔卒則顧鬱鬱有戚容於是琪跽問曰父何憂也大法於是仰天長吁良久曰嗟吾將去汝曹是以憂也琪曰兒聞之陰德陽報父鯁直無私曲惠流於

窮人孝弟忠厚鄉閭信之斯必壽大法曰嗟汝諸生也不知天道邪天數周則易世之人逃焉者寡矣汝毋不癸未生癸未死邪明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大法果卒於是君子謂大法知天順命李璵問其師曰仁者有不壽乎曰有之仁而壽者理也或不者其數也仁而謂必壽則堯舜周孔雖至今存可也於是璵吞聲哭曰父未嘗學而知天順命已而曰吾母之奉姑也姑瞽母籲天願以身代者六年而姑目復開其事夫也罔不敬也然

罔不勤也如是而弗之壽亦數否邪李子曰嗟瑛脩短非所論人顔跖是也自敎之哀也孝弟忠信之士不表於鄉閭於是田野篤行卒闇焉無聞如大法者夫婦純懿設非其子瑛以文學與縉紳遊即美誰其知者於乎斯足以覩世矣大法子二長琨娶屈氏次者瑛也娶馬氏女二一適杞生王用中一適温舉孫男五人女三人以卒之年月日葬杞東郭堤外祖塋與崔合銘曰人也㝡爾行則蹶爾杞東門原有穴邃爾配與之同亦云

遂爾千秋萬歲佳城奮奮

賈道成墓志銘

賈道成者通許縣人也父曰賈定山西按察司僉事母曰劉宜人以成化甲午四月二十日生道成生踰年而其母亡又二十二年其父亡賈生乃奮厲自立力學曰始吾名也父名我曰希朱及字也字我道成斯非望我為紫陽徒邪於是志洛閩之紹而深之以造乃賈生顧又專易嘗俯仰高下旁觀流形而問李子曰月盈虧者

何也李子曰日映之也光之虧也去日遐抑又聞月丸也視側則光虧賈生曰丸之譬謬也夫旣日映之也彼生之哉也懸如亏或又丸仰何也又嘗問李子聖人觀象而繫辭也三極獨不言象何也李子曰道包象邪動者道邪賈生不答賈生游郡學廩矣竟弗録於有司人於是頗咎賈生曰文奚不時也或曰賈生韜黙或曰枯而神短賈生聞之亦不答乃頷嗜吟正德戊寅九日李子賈生共汎城隅之陂賈生詩曰波水澄霽澹澹浩浩

樓臺蹙沓林石皛窈霜露載零徑蘭凋槁偉彼松筠衣此衆草人生幾何榮名是寶辭調高逸李子未之和也第扣舷歌蒹葭之章應焉已而賈生還邑則又作詩曰郊原曠以脩零霜一何凄飢鴉噪枯桑故城委蒿藜黄鵠輕四海游子乃念歸懷瞻顧里閭怛焉傷路歧意若自傷靡遇者人於是頗復狹賈生疑之踰年而賈生病死矣正德己卯五月二日也年四十六矣賈生即病顧猶不輟吟病間目其弟希尚曰吾作一詩自弔誦畢瞑

希尚及從羣弟侍聞之皆泣賈生復瞪目曰斯何傷古誰不死遂長瞑生嘗自謂渫泉子凡所述稱渫泉子云亦其不食讖歟初生喪弟喪妹喪繼母妻喪兄巳復喪妻妻知縣韓玉女也無男女遂絶希尚奉兄柩以卒之年十月十日瘞之父墓之側李子曰予嘗志其父墓矣是故於賈生不復及其家世銘曰家將興賢者先生家將殃才者先亡其生也登其亡也崩夫賈氏者顯也積五世矣及其季也纍然衰絰之繼也弔者出而唁者至

矣嗚呼道成胡亡胡生吾女銘乎

明故何君合葬志銘

何儀賓文昱者我從孫外舅也一日李子酒會要何不來問何何不來也曰奔母喪耳李子瞿然驚曰乃予罔聞其母疾曰其母足背丁白而粟母弗謂其丁也介破之已又難而行丁乃走内攻母竟死後數日何儀賓來我泣而丐銘問之果然又問奚兆何曰吾父歿廿年餘矣母丁之前夜夢父馬而過叱母曰速從我來按何氏

其先河間人也後徙汴耕朱仙鎮西曰全者壽官也生二子長曰何君諱禮字大用娶陳氏先卒再娶慕氏生四子長儀賓也配沁源郡君次文昇次文晨次文星縣學生二女一適劉鷺一為鎮國將軍夫人初從孫議婚也人皆曰何儀賓賢問何賢曰貴而禮問其父人又皆曰何君賢問何賢曰富而義既婚也李子之嫂會慕氏歸而又稱慕氏賢問何賢曰默而和李子曰立莫大於禮利莫先於義默莫要於和夫何氏者三善備矣烏得

而不興何君生正統五年十二月九日卒弘治十四年二月一日得年五十五歲陳氏生正統九年十月十日卒成化十七年七月廿八日得年三十一歲慕氏生天順八年七月九日卒嘉靖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得年五十九歲合葬西韓村之墓銘曰天之道還兮地之義完兮還視爾履完視爾美美哉爾阡穿不及泉吉而安兮

明故蔡思賢墓志銘

蔡思賢者夷門之隱人也名鑑字思賢號淨居道人初

蔡之冠也筮賓敦典議字焉蔡長揖謂賓曰字我曰思
賢賓問何也曰竊聞之鑑以鑑貌人以鑑心非賢不可
吾其思之矣其長也勤敏以周物恭儉以裁用和易以
混俗廣施以闡仁擯惡以充義敦詩書以訓來陳古今
以驗往其久也質往者服濡訓者草恥擯者避德施者
親於俗無睽在用靡匱物蔵行成君子於是謂蔡子善
自字其老也稀省以息慮玄冲以道和游適以陶真歛
退以諧物是故身鮮疢疾家無横非人無詬謗兄弟式

睦子貴大州邋遢于千怡然考終斯隱人之行也李子曰予於蔡有三徵焉夫安壽吉者天之所以優善類者也蔡氏備之足稱善人矣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予今見之不足古世乎按蔡氏其先潯陽人也名宗先者國初從軍南征渡采石充海船米字號牌總兼領庫船嘗赴景陵衛扙戰檄賞銅鐵五石已論平陳功又賞銅錢槳酪諸等曰蔡保者隷彭城衛護周王永樂間調護衛入京而保以鞍匠留侍王

遂居大梁保配王氏生子四長曰玉次曰琰次曰良又次曰璟琰配鄭氏生子二長即思賢次曰銘生女一侍周懿王封夫人思賢配蔣氏生子三長曰儁信陵王典膳次曰俸濱州知州次曰佩思賢生宣德壬子九月十九日卒嘉靖癸未四月九日得年九十二歲弘治末嘗詔拜壽官蔣氏生正統庚申正月二十三日卒正德乙亥二月十一日得年七十七歲蔣之卒也業葬土城南故雞鵝池地於是啟其窀穸與夫合是年七月有八日也

銘曰蔡子篤行爰以孝聞嘗冀顥天介福何云蔣也相之執恭守勤奉姑服勞或至夜分孑剖郡符飭躬流芬雙玉載瘞連理同墳於惟玆野有賢在下過者立馬厥淚攸灑

江都縣丞蘓君墓志銘

江都縣丞蘓君者尉氏柏岡里人也名琇字彦器大父春生五子第四曰明明亦五子第三曰蘓君蘓君亦五子第五曰濟衆來請銘其父墓往左生告予曰蘓君盖

少時一憧憧人也然顧内修攻學學足以第也然乃竟不第竟為丞其始為丞也人告之曰江都土浮俗僞蕪君曰嗟是欲使我先僞逆之邪夫僞逆之必先覘顔色顔色之不得必機闗其言語言語之不得必鉤賾其隂細此而不得必有誤中之民矣安有為人上而忍為此者邪卒不以僞逆江都民江都民見其丞誠也亦率誠事丞居無何蕪君歸民相挽留泣曰丞柰何歸蕪君曰田荒矣歸欲鋤之耳民曰鋤田勞孰與為丞君笑曰汝

謂丞為逸乎竟歸徜徉以壽終今按厥子銘狀盖蘓君生正統三年十一月四日卒正德五年八月五日得年七十三歲左生稱其壽是矣狀曰以明年三月一日葬城西之原又曰蘓君五子皆出自韓氏其父五子皆自王氏其大父五子皆自綦氏銘曰東有嘯臺嵖如崂如蘇冢在西斧如堂如其中坎如並峙儼如

明故遥授滄州判官賈君墓志銘

賈君者通許縣人也盖賈氏世居通許今其墓有三一

曰韓朱岡墓一曰郭東墓二墓者賈氏宋元以來墓也纍纍相望一曰三里岡墓則塋君曾祖以下君曾祖諱贇洪武間以人才為鉛山縣知縣贇生麟封監察御史麟生恪少與婁良齊名語曰婁良賈恪氣如山岳恪舉進士官至山東叅議是為叅議君叅議君有三子而賈君長最賢二弟又並賢顯貴無忝於賈君以故通許人推豪鉅族無能先賈氏于是賈氏族聞天下而賈君又自譔次其世系播之人故賈氏諸所名德及諸隂細行

可誦說者乃咸由是彰矣故曰成賈氏者賈君也天順間募馬實邊賈君入其馬為監生已患癬癜鬚眉皓皓爾參議君會又卒賈君乃力上書辭曰臣疾弗克事事願給空銜養母歿身許之得遥授滄州判官拜于家前參議君致其仕來居大梁日與老長會約遊大梁人蓋咸望風尊敬之及君拜官亦日與老長會約遊而大梁人輒又望風尊敬之顧愈甚故人為之語曰賈君善繼志賈君性静重少言不喜酒遇酒到口輒推去然坐竟

席席上人即嘵嘵呶呶揎拳臂相狎侮賈君第坐顧竟席席上有歌舞女賈君第坐如無歌舞女即竟席不見其不衣冠歸也夫鄉飲者天下之大防也今鄉里無賴子弟類鑽刺深衣大帶炫曜而官宦士謂不甚損益而弗省也及賈君為鄉飲賓乃遂言鄉飲禮頗施行然今亡矣其生以正統七年七月三日卒正德四年五月十七日年六十有八歲取王氏生二子希程希吳一女為輔國將軍夫人繼取耿氏生三子希髙希言平定郡君

儀賓希冉一女適李輬君名宏字仲仁號懶雲居士云

銘曰有雲溎溎以覲我時其行施施卷於違雲奚悲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合葬墓志

信陽何景明為中書舍人無何即致仕歸歸逾年喪其父已又喪母將葬伻來乞銘余技涕曰余始與景明友蓋日想見其父母乃今不及見矣志曰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何公者信陽州人也諱信字文實其先居羅田曾祖太山始徙信陽高皇帝過信陽樹二旗令曰為我軍

立紅旗下為民白旗下於是太山即立白旗下太山生海海生鑑陰陽典術鑑生何公何公少使氣大言任謀然數困鮮成事人不之奇也有盧翁者識之女以女語人曰吾甥三十當有聞是後有異人產其家公三十果辟為布政司承差見諸承差者汚賤無藉也又率務衺馬相高何公恥之獨潛飭行檢誦書久之頗自表見而布政使吳節因竊怪之特使董大役事出其金公則立辦顧又入其羨金請賑貸所全活以萬數吳公乃大喜

以為賢引置心腹成化末關中大飢詔發漕粟萬石至衛口曰河南發卒輓抵關當是時河南獨南陽汝寧熟於是河南乃即發南陽汝寧卒萬人將行何公聞之恚曰令關中米石不過直金一耳今奈何若是矣乃入言於吳公曰公誠權出帑金萬使入關糴可遂得萬石乃因令二郡曰能人出金一即罷若役仍給粟人一石二郡人知役且十倍費必踴躍人願出金一而不肯受粟是公一舉活關中之民弭二郡嗷嗷之口而省粟萬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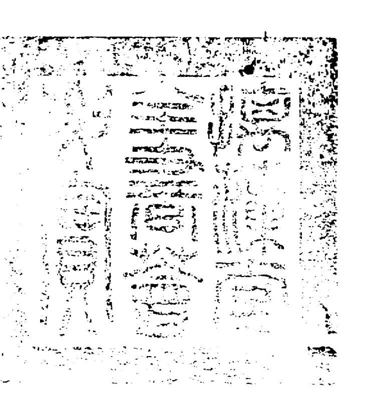
矣吳公曰善卒用其計何公於是有名河南然頋豪亢自負太監汪直至河南河南都御史以下震慴皆匍匐行上謁會直左右俾都御史劉屬括名馬都御史業已諾然手戰不能執筆汗簌簌下何公在旁曰都御史大臣不當煩吏事乃奪筆代都御史劉其無嚴貴幸如此其後為會寧渭源二驛丞又有抗監貢獅番武官及禽巨猾李氏事今皆不詳第詳其著者焉何公為人大段厲氣義不欲齪齪與世浮沉或見尊官大人有弗潔也

則退而唾罵之而汪直過時按察使陳選見直獨長揖不拜何公終身歎慕之曰陳按察真男子也何公故病足往在渭源病足會御史行縣簿尉以下當徒走奉輿馬行輒數十里何公於是仰天竊歎曰嗟乎可以去矣遂即棄官歸然貧無馬騎有人貸之車一乘馬一匹乃始歸而舍城西溪上即又日歌吟力田誦書郡人即無小大咸望風起敬公稱先生不曰何驛丞也乃後何公以子景明封官乃何公不欲稱其官稱曰梅溪居士郡

人即又稱梅溪居士云先娶盧氏即前盧翁女盧翁有
異術嘗以策干石將軍有功已棄之亡歸故不及於難
繼娶李氏其父山東人也寓羅山盧家羅山盧家故與
盧翁往來善盧翁因竊知李氏女賢及盧氏死乃力主
李氏女繼盧氏曰㢲異人者此女也乃後二氏皆封孺
人云盧氏生景韶累官東昌府通判卒景暘舉人而李
氏生景暉景明又生女適孟洋今為行人何公生某年
月日卒某年月日年若干歲盧氏生某年月日卒某年

月日年若干歲李氏與何公生同歲卒同月以某年月日合葬西山之麓

空同集卷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張子誠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四十七至四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空同集卷四十七

明 李夢陽 撰

志銘四

凌溪先生墓志銘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參政凌谿先生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莊原先是訃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為位哭將絮酒束芻使使

往莫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厥子藩致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淚簌簌下曰淩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邪夫人者顧子誄之備矣乃其心康之丈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志曰淩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犖竒童時即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淩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

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飫醇探𧫒程猷經用噴英摛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欻為儁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嚮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𩐅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

列于清街乃凌谿則拜南京户部主事隂欲困之凌谿剸棼斷錯乃頫亭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為之愈益亭乃于是陞陜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羣秦士髙等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要奥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靚駁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於

人更哆憎口恨不即穽之幸例調荒裔往禦魑魅尋陞參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温繹前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秧毁順往逆來孰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内徐何載淪凌谿胥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巳未得年五十醫旨曰先富後貧病從内生言淺狹之易折

也淩谿廓落易直憎口曰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偲偲伈伈者道哉退研精肫推訂律歷運數讐史質經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芻狗耳大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宮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內生之否邪噫嗟嗟悲乎悲乎淩谿他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宦業忠孝友義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關運數者如此詩文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公諱訥封南京戶部主事配

范氏封安人江陵父瓘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嘗與脩
英廟實錄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彦明往會凌谿面咨其
家世趙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吳為學官宋季北徙徐名
寶臣者元初為將軍元季從寶應我朝名鼎者通判耀
州後謫戍為京衛兵然莫詳其系次凌谿娶于陶亦封
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篤古世其家學朱氏
弗衰矣銘曰陸有時洋湖有時桑不崩者人於惟其丈
凌谿子墳

明故趙府教授封吏部考功司主事王公合葬志銘

王公者長安縣人也名琮字良璧嘗居東丘於是稱東丘公云東丘公其先豳人也而徙長安曰王鵬飛者仕元為同州判鵬飛生王瓚有名於元歴官中丞嘗代祀岳鎮及郊泰定帝命以爵服從郊事是故其遺像蟬貂焉中丞生擴擴生嗣祖嗣祖三歲孤克自底於立然喜退晦嘗以祖蔭除涇陽簿已棄去嗣祖生三子少者鐸

也會大明皇帝興詔舉文學者嗣祖懼乃霾其三子俾弗學鐸亦三子東丘公其少云東丘公性剛執言論侃侃於人罔徒遜然嗜學勤書有文初為學官弟子即弗諸弟子羣諸弟子時時敬憚之然心弗甘也東丘公置不理但日檢其身自省修出則嚴冠衣端步趨行不流視立不亹談見者愈疑異避公即諸弟子無敢公參也久之乃相語曰東丘實乃相率師事公而親教諭晉睡者褊人也好使氣淩諸弟子乃頗獨器公而言之學憲

官於是學憲官立召公與語悅之而知其中丞後也即又求中丞像觀既而曰王秀才長身玉立方瞳重顚望之若神仙可謂無忝爾祖者矣普暉退而語人曰學憲識人東丘公十試於有司不第竟歲貢補延津縣學訓導秩滿陞趙府教授是時王壯威頗究心於文學公至則列十事以諫一曰忠言奉藩謹二曰孝言懽親備三曰格心四曰講學五曰親賢六曰遠佞七曰絶戲八曰輟游九曰斥異端十曰減音樂援經證史言率典則王

覽之嘉焉已謂左右曰恨得此人晚耳與李長史同延顧諟齋君臣唯諾竟日而罷賜綺衣各一襲自是禮貌隆重公入見王必整衣冠却伶優指示一二中官曰王先生好人侍王盖十四年猶一日云今制子貴於父遇推封父免而封公子納誨為工部主事有詔公當封王聞之驚曰王先生去我邪於是勉留公勿封未幾納誨改吏部考功主事公又當封而納誨虞王留公堅乃於是移書王陳烏鳥情事王不許納誨於是再書致王詞

殊愳惻其畧曰夫心無終窮分有限隔即令父晧首瘁躬於王朝如子職何故明哲抑情以全道仁人錫類以成物言事有變常勢分緩廹難以例論也況既老而傳春秋之義七十致事禮經之文揆之令制罔乖古典父年逾七前途匪遠惟王察焉會公辭之亦力王弗能留乃與妻許安人偕拜封就養京邸云未幾公如易州又如河南間關南北咸子故許安人者教授許黯仲女而公同縣人也黯為山陰訓導生安人於山陰安人聰慧

有識諳女誡諸書納誨始認字安人業口授章句竟俾陟于顯其吏部遷易州也安人無戚顏及陞河南按察僉事亦不之喜或問其故安人曰夫芳臭者人通塞者天兒即賢何憂乎賤貧一日僉事出閱囚入告安人安人曰汝知王賀于定國乎其慎之矣僉事跽而曰謹受教出閱囚簿半報安人疾作倉皇返安人弗起矣僉事歸既葬禫而誌墓父與俱往明日父疾作而卒僉事哭謂人曰父之疾蓋重傷吾母云李子曰於乎予與僉事

鄉同榜署同朝是故叙東丘公鑿鑿然猶漏其事實夫資内以成理則家國成尚矣今觀許安人非其證歟閫因之誡予耳親焉已所謂齊德並壽者非歟王公生正統丁巳八月廿五日卒正德丁丑九月五日年八十一安人生正統壬戌十二月六日卒正德乙亥四月廿六日年七十四王公卒之明年月日合葬江村之兆納誨娶張氏生子大治女玉梅玉蘭繼娶郝氏生女玉麟大治聘知縣許錫女三女咸名姻銘曰大裔必熾八世是

徵大名必升盈者以興於昭王氏發之同州中丞寶揚有碩其膚龍旂交交帝曰汝郊錫爾侯服汝陟汝寵受福亦孔中業載淪時及而振涇陽蛇蟄東丘蠖伸伸而靡遂後英是蹶同理殊榦共苞異枿合貞肖端有培孰遏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賈公墓志銘

賈公者臨潁縣人也名瑛字宗玉嘗自曰人莫如我樂號曰樂庵於是人稱賈樂翁云正德戊寅翁年九十五矣會其子南京祭酒詠徵入道邑里會又翁生日於是

大置酒聚賓若族曁閭家觴翁上萬壽翁顧謂祭酒公曰嗟詠汝行矣汝無吾憂吾無靡樂也祭酒公退而遭延弗忍行翁復謂之曰嗟詠行矣無吾憂吾謂天下無身加者是故於物也漫然吾生無欠心事故寐也蘧然動也蠕然吾今九十有五年矣是故獲不履於憂夫憂生於不足不足莫如子孫蒙乃曹事我順誨之聽各修名顯立乃子奚所不足矣夫不足或爭子見義慕之見不善避之是故於人無犯色飽吾遨焉已醉吾陶焉已

無靡樂也行矣汝無吾憂祭酒公退而仍遵延弗忍行
已而翁飲於外歸醉而跌遽終是年十月十六日也君
子曰孝哉賈子遵延而終其親李子曰往予在朝與祭
酒公友蓋數聞賈翁性行云翁無不足然顧足無爭人
顧莫與爭翁慕義人慕之義避不善不善顧翁愧有不
善恐翁聞也於乎斯所謂實德乆則孚者邪往聞李某
者假翁田二百畝不歸翁笑而棄之語曰侮覯量迫覿
守無論他事即此則翁之處順常可知矣斯德之實非

邪君子曰實者名之主也故人莫大於自名亦莫大於人所名故夫潛翁晦賢者居焉文中貞曜哲人諡焉誠有諡貫翁者謂之隠樂可矣翁生永樂甲辰八月廿五日以子貴封翰林九編修文林郎為鄉飲之賓詔數又賜帛米肉云配曹氏封孺人先卒翁以卒之年十二月十日啓孺人窆合焉墓在邑南祖塋之次翁子五長曰誌義官以寫真名識者謂之神品次曰讃會同館副使次曰謙次曰諝次曰詠鄉舉第一舉進士授翰林院編

修歴兩京祭酒文學行業爲天下宗女一適進李昌批驗大使翁有孫十人鄉舉暨學官弟子者各二人曾孫八人玄孫九人按賈氏膠東侯之後曰賈漢臣者仕元爲萬戶居鄭漢臣生景山元陝西行省參政始從臨潁景山生彬字文質通子史執義曜德學宮飲射則賔之年九十終配李氏生賈翁云銘曰兵後我生生不識兵九朝太平百欠五齡以歸以寧豐本遠條前奚弗超後奚弗貽既貽厥後我獨匪壽若翁者所謂全天者邪抑天

全者邪

明故臨江府知府致仕尚公墓志銘

嘉靖二年九月一日臨江府知府致仕尚公卒其子東巽等匍匐如梁請銘李子乃嘅然而歎曰嗟吾美儀今逝邪夫其弟美信者固子同年進者也則公於吾猶兄也公睢人也諱縉字美儀號水南子其先嘉興人曰官盛者軍于睢遂為睢人官盛生尚雲從太宗北伐没之軍雲生興從南伐有功不録君子謂尚氏有後矣曰無

言不酬者人之要也無德不報者天之道也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尚氏之謂乎興生福福生絅果舉進士又生縉又進士兄弟俱拜兵部主事又繼守山海關君子於是謂尚氏有天身遺其功而兩孫登之庯成化丙午公調刑部為員外郎有明決聲孝宗立則特命之録畿內之囚真定王清者與鄰人高相毆而是夜高之妻與姦夫乘之殺高獄莫能明者一十九年公一訊而得其情時稱神明歸陞郎中雲南司掌京向凡三法司事無巨

細由馬前官每苦蹠盭剛柔胥難而公則獨以能稱謂之尚一火言一火鑄成也秉鈞者方擬擢公會杖殺衛尉乃出公知臨江府府當楚粵之衝土習豪猾公至首擒謝金薄等數十人又釋誣死罪者數人又贛有巨盜公計勦獲之於是威行郡中而傳從學者兄弟訟產累歲不決公至覽牘而歎曰嗟民之愚如是邪立為剖白咸稱公為再生包老在郡三年吏畏民懷秉鈞者方擬擢公會章樹鎮稅課舊為王府據者公奏奪歸諸公遂

遭搆陷而公亦抗疏解印綬時年四十二矣居無幾美
中美信俱以參議罷歸兄弟金紫每出則冠盖輝奕填
塞閭里然位咸不稱德謗曰不竟其禄子孫之榖君子
於是謂尚氏長矣公生某年月日距今卒之年得壽六
十有九而林下者乃幾三十年使究其用則公之業豈
直前云云於乎悲夫悲夫公父封工部員外郎母趙氏
封宜人厥配劉封安人安人先公卒繼者顧氏有子五
人東明州學生東巽東臨國學生劉出也東有東萃顧

出也女三人長適指揮使孫禮劉出次聘蔡指揮男蔡
某次聘吳指揮男吳英顧出孫男三女二公卒之年月
日葬城北恒山之原與劉氏合而公所著江西志水南
稿睢州志諸書東臨藏之家銘曰古稱大才迎刃是譬
嗟我美儀不習而吏孰云錯盤不鋒而剸旬月千牘剖
之靡寬或餽之金鄉嫗是媒乃配怒之叱之而回喪或
弗舉配也則慼勸夫助棺脫簪罔惜壽雖靡齊賢則嬔
之二璧同瘞安斯永斯千秋有聞徵我銘辭

明故中順大夫衢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李君者名志學字遜卿號雲厓子通許縣人也李氏盖其先封丘人曰李二公者以兵走通許居九女塚二公生奉先奉先生循循生榮榮生李君李君生而頴異讀書攻文年近四十始登進士第為庶吉士拜兵部車駕主事坐忤勢貴調真定府通判當正德辛未壬申間覇州盜起雲擾中原所過城破落焚旗幟蔽野鉦鼓震沸而真定屬邑多其衝者李君承委賛畫周旋矢石間賊

平與賞獲綵段明年陞藕州府同知尋陞戸部員外郎擢郎中總理宣府糧儲會武宗幸宣府李君調度公私具足上以為能而君貌復俊偉善條對閑有應制之作雅俗並陳上覽之顔每為之霽是時江彬用事嫉之計出君衢州府知府一日上問李郎中何在知之乃自衢州召還久之不得見彬蔽之故已而上崩李君乃遁還自謂年逾五十古人所謂日暮途遥之時也歷中外備嘗險艱身挂金紫囊有俸錢於布衣足矣乃絶意仕

進劇晦光彩營菟裘開竹林蠟東山之屐鼓西園之瑟雖延黃冠叩玄秘談說化術然嗜醇甘躭姝豔空同子見之嘗嘲之曰喧寂不共途動靜無並驅子謂果有揚州鶴乎李君曰根汚泥而挺清泠之上者蓮之所以神也故曰涵涵含至道空同子曰否汚泥不染者以其根蓮也子誠蓮也則可非蓮則壞矣嘉靖二年冬十二月十日李君中風遽卒距生之年成化六年十月六日五十有四歲耳君之父淮府典寶副以君貴贈奉直大夫

戸部員外郎配潘氏張氏皆贈宜人君先娶時氏繼和
氏僉事維之孫進士暐之女也生子曰夢凰側室子曰
夢松女三一適張鍔學生一適董漢監生一適張時與
舉人孫女一曰啟孫先是空同子謂李君曰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信矣然人之富貴之去身也則智慮哀謀計
左而其將死也則魄奪心亂往往犯忌諱昧戕伐斯自
為之亦天與命使之乎李君曰氣窮則神離故為之者
人而所以為非人也空同子曰君子以理制氣以定俟

數是故丁陽九而神不為之摧所謂修身以俟之者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李君知其問為已發乃伸眉掀髯䩄然而笑曰子亦聞道外之道乎吾方叩玄牝挾素女逃名於沈湎娛樂之區而神游乎溘埃歒塵之外子亦知之否乎空同子曰君以仙為的邪仙即解尸出神然竟旋轉氣中久亦消之矣況未必仙乎相顧一笑乃後不逾月李君墮馬又旬餘中風口不能言目第直視執空同子手握之者三意若悟前相顧而笑者然莫及

之矣歿之再逾年為嘉靖乙酉夢凰等奉君之柩以閏月六日葬之通許七里灣有封有樹而求志焉於是為之志而銘焉銘曰有永永者孰謂之短有奕奕赫赫者孰謂之淺歿而有聞孰謂匪遠泉深土滿望之巍如槩如君子之阪乎

明故中奉大夫四川右參政崔公墓志銘

嘉靖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參政崔公卒于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銑抗疏求

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酒能子矣

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其先欒安人

也有諱大者生彦和彦和生剛趙庫大使後累贈中憲

大夫延安知府大使娶于蔡後贈恭人以正統十四年

十二月十四日生公于安陽乃後遂籍安陽公童時會

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次兄父母居日一食然

猶糲也而公於書顧益攻久之悴母蔡憐之泣謂曰兒

從兄賈不易效邪公弗聽顧愈益攻書年廿六李給事

中者見之異焉遂女以女後封淑人明年為成化乙酉
公舉于鄉已丑登進士第拜都水主事改武選以父憂
起改主客又以母憂起武選擢職方員外郎出知延安
府陟參政敭歷中外凡三十餘年公既以蓬蓽力致青
雲巨才洪識逴越倫輩而氷蘗奮勵無殊寒約遂能輝
前裕後慶流于子孫至今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
郭公少時貧邪令人凡少貧至貴顯必娶而公主客時
番人有踰請者業賂鈞樞者許之矣日趣上議而公執

弗僉名番人夜持玳瑁哥香各十餘斤餽公斥之出旦
聲其事遂寢公雖歴三部階五品然儆屋而居兢兢如
少時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僮日出拾馬通淑人李雜
諸薪手爨之故自爲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矣先是
星變求言公與餘干蕪章同奏豎閹干政妖僧蠱惑援
芘憸士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恕今之伊傳
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報而他言者或頗及宮禁秘密
上爲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升則絀其

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故遲公獲免孝宗即位乃有延安之命逿都瘠耗習猾而俗夷公至立規畫固扃鐍謹簿書節浮浪省遊宴時出入退果菜私園乃清疆埸覈徵税平徭役鋤豪横招流逸墾荒閒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布恵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鑿鑿名實詳具行狀中先是成化末郡大飢民大半亡漢中山谷中公蒞郡復者十六七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邪公嘗見宜川知縣唐來馬鞍韉曰鞍如是華邪

廉其價近百金曰有一鞍百金者邪遂收按之果盡獲其貪狀黠來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而實易之每大言曰崔誠好然貧官也聞其自少貧吾起大獄必使之窘意公聞之必關節而公佯若不知者已而有發其殺人事者公鞫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公內明而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相之山川之鍾歟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肩器自郎署時定矣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參政弘治丙辰監營壽王宮於保

寧役者數萬人費羆而力舒戊午逆申王于境民無擾者人稱之公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否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參曲僉屹如雪山嵩如松茂得暈疾久弗愈己未秋遂致仕歸歸三十年至是卒公恭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耳故能芻豢蔬糲文錦布緼帛蓬茅器無飾銀服無裁綺家居檢書課農灌漑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静坐精神内瑩聰明長存出入不杖卒之日顏面猶生也雖天畀之遐如報公者然禄位

未極議者每有蒼生之憾斯非命而何邪嗚呼傷哉公生子三長南祭酒也次錠次鈛女亦三長適丁璽千户次適賈澤次適張吉俱學生孫子四滂舉人次汲次涌次泮女六長聘樊剛錦衣指揮次適劉仁學生次適李世隆次適張宗茂學生餘尚幼曾孫子一士㮚女一公卒之明年月日葬彪澗之兆與李淑人合淑人先公六年卒業自有志刻石銘曰積之豐用之嗇中折其翼井渫終食彖賢肖德有瑗有寔受公玆域聚靈發祥虎變

鷟翔英英洋洋後其大昌乎

明故博平王教授蕭君墓志銘

博平王教授蕭君雅字惟正其先長沙人也後徙廬陵瀘源遂為廬陵人已復自瀘源徙衙頭於是為衙頭蕭氏然衙頭有環溪二乃人又多稱雙溪蕭云君高祖蕭以信保寧提舉以信生文寶南安教授文寶生桂望桂望生蕭祐號居易子著梅竹山房稿二十卷稱居易先生居易娶彭氏生兩男子矣一夕夢社壇樹緜幟已而

復生君君生而穎特既長為縣學生立文飭行諸生莫先也乃諸生顧易第君乃獨弗第乃獨貢而訓導松江學訓導六年丁居易憂歸服闋改英德學仍訓導三年滿代去至京師會周惠王諸子封又河南撫臣奏諸新王乞擇人輔之便於是君陞教授輔博平王君乃諫王曰臣聞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故往者來之矩也古者今之鑒也是以易申往行書著有獲詩嚴率由之訓禮發琢玉之譬皆言人以修成也故舜稱好問禹拜昌言

由聞過則喜師書言於紳何也罔自聖厥乃聖罔自賢厥乃賢也故曰甘我者賊逆我者德夫聖賢未有不由師而成者而况其他乎故岐伯卞隨務光鬻熊之倫以徵加貴而不謂之過軒堯舜文諸人以尊下卑而靡謂之詘故曰非師曷質非學曷能夫經史者道之寓而迹之昭也王試欲不失其令名必書焉事矣王聞之起謝曰善善於是建書堂積書日與教授君遊而聽其講說王父惠王聞之則復大喜曰令蕭教授東書堂與世子

曁諸王講説世子曁諸王乃咸敬禮君稱先生而王出閣也君復條修身檢行尊德樂善數事上焉王生日則作養正軒箴王號思誠子則上思誠子説號述古道人君則作述古道人序咸託諷云初王議請增君俸秩不行會君九年任於是王特為請賜之勑階登仕佐郎云正德甲戌君見王曰臣今年八十歲矣願辭王歸骸骨王瞿然止之曰孤自與先生遊幸日聽道論講説今二十年餘矣乃今忍遽舍我去邪居無何君病王親臨視

致醫起君竟不君起也是年九月十八日也先是王業遣内使營後事至是復遣官來視其殯斂三日王親臨奠焉周自定憲來率諱死凡喪葬事無敢王聞也死則曰老曰乾甚則其宫中人亡也礙以駭児若博平者亦謂修義慕彰克厥終始者矣蕭君生於宣德乙卯五月二十三日娶尹氏先君卒繼娶楊氏君有男子二長曰霽娶戴氏次曰方兩娶皆劉氏女曰爵貞妻劉愛孫男子四尚文尚忠尚賢尚魯有孫女二人云君者有平

軒存稿衡頭八景雙溪十詠蕭氏家規暨嶺南纂修雜
錄二卷蕭方來言曰明年奉父柩歸葬於衡頭細阬口
原與母尹氏合李子曰嗟乃子觀漢諸王國相則咸名
流云乃其最賈長沙董江都張河間斯亦極一代之推
矣令周諸王輔善終始無疵跌則有蕭君然予先大夫
亦嘗為封丘輔終始猶蕭也銘曰柔自取束強自取柱
我視其遇無細無巨巨細之來展予斯安展而罔安斯
云素餐譬玉為玦為璉為環王門盤桓卑尊窘寬優焉

游焉彼謂我隱而我則官歸寧於故山

明故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合葬志銘

此墓葬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者也賈公通許人也墓在其縣東三里岡子羽墓南葢賈氏此園自鈆山知縣諱贇始建賈公葬四世矣知縣生封監察御史麒御史生山東叅議恪叅議生賈公賈公生正統十二年十月戊辰以進士為絳州知州改易州尋陞前官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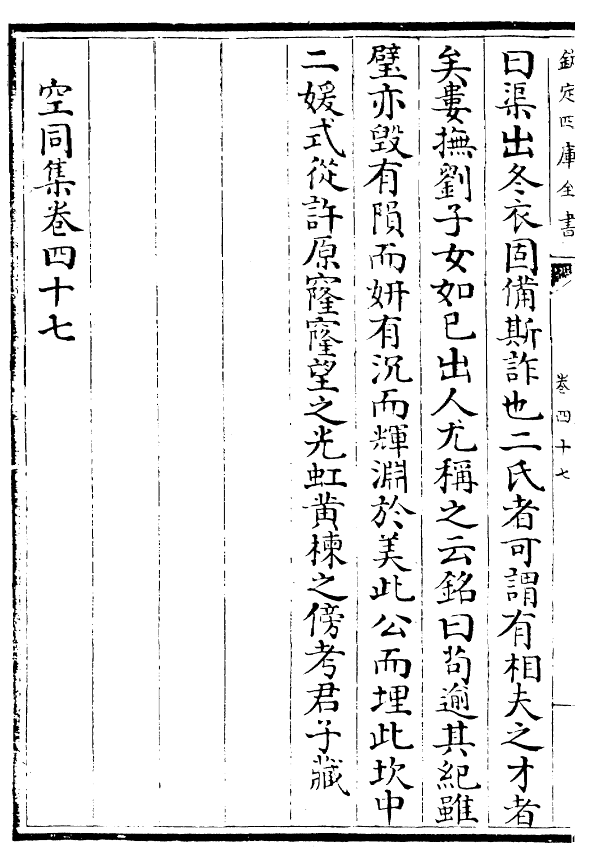
治十年正月壬申卒年五十一歲厥妻劉氏正統十三年十二月辛未生年十七歸于賈成化十一年二月甲申卒年二十八歲繼娶妻氏天順四年五月乙巳生年十七歸于賈正德十一年正月庚戌卒年五十七歲二人者贈封皆宜人於是葬二妻賈公一墓劉一乳雙男一曰希朱一夭已復乳女曰咸英妻乳希文希尚亦乳女曰綵英希朱今為府學生希文陰陽訓術先妻亡矣希尚引禮舍人學生娶于韓訓術娶于杜舍人娶于楊

女咸者適時植植知縣也夫婦以節死旌綵者適李永暉永暉監生綵亦先妻亡而賈公以卒之年四月丁酉合劉氏妻以卒之年九月丙午合賈氏劉氏而妻之合也希朱者始徵銘李子李子曰嗟賈氏賢哉羣哉然予業銘其兄宏墓矣乃今復銘賈公墓賈公名定字仲一自稱一菴子語人曰吾一菴足矣或詰之曰君之一獨菴乎公笑而不荅已而曰吾仲一也安得菴不一或又詰之公曰吾讀易人也菴得不一乎於是詰者退謂人

曰賈之一謂太極耳公知絳也絳有屠人誘人出而殺諸谷中歸而私其妻妻不從屠又殺其妻而擄其女鬻之䟾事久弗白公廉誅屠者事竟白會大飢疫公在絳絳獨活主者以絳獨活也於是求策於公公則上救荒八事是年又平垣曲之盜京之北遷也偶有獻棗栗者歲例徵棗栗公知易州則條園林登耗之狀以聞得半減焉謗曰穀要自長言蒔之者人成之者已也夫州縣之吏不之為世之憚也尚矣以今賈公觀之則所謂矮

屋跛足者然乎弗然乎大同卒魏旺者𢘊富人郝賢仇之而挾其族愚嗾之使與郝毆才相堅拳便扶之歸夜計殺愚者誣郝郝破家然猶不得脫竟誣服獄具且行刑矣會公為僉事覆按竟白其事於是郝禮天曰吾無以報賈君願出錦幕孔子像公為僉事又有時政之書其畧曰絳有積薪逋者破家糜軀而逋弗完也定知絳也嘗通一州丁戶足其逋自是絳薪歲無逋又曰知絳時嘗為善惡二籍歲終則句稽誅賞之又曰山西土狹

而險有三王國禄入鹽粟均輸便而論者則又謂公之
二配皆名家克配公劉通許三劉家女妻則都御史良
孫也初參議君園居榴花開會劉聰携其小女來參議
君見其女喜之即手花綰其髻後以婚賈公往有盜入
賈氏劉俾公語盜曆珥所曰毋擾恐老姑也賈知絳時
絳有蔬園姑曰蔬多爛無益市之妻曰諾退則陰積俸
金如蔬直蹤進姑曰蔬市矣此其金也賈公出按守備
官張賚賚賂無由通乃詐書曰賈令取冬衣妻聞之驚



曰渠出冬衣固備斯詐也二氏者可謂有相夫之才者矣婁撫劉子女如巳出人尤稱之云銘曰苟適其紀雖璧亦毁有隕而姸有沉而輝淵於美此公而埋此坎中二媛式從許原窿窿望之光虹黄棟之傍考君子藏

空同集卷四十七

空同集卷四十八

明 李夢陽 撰

記一

遊廬山記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並五老峰數里至尋真觀觀今廢然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大壑路傍有石刻一宋嘉定間刻剥落難識一元大德間呂

師中刻也入壑行並澗路石漸巉巖數里至白鹿洞此鎖澗口者也羣峰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澗口水湍激石鬭旁有罅人傴僂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云過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則至水簾水簾者俗所謂三級泉也然路過洞愈嶮澀行蛇徑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挂五老峰背懸崖而直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擘霆雪翻谷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書院

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也斯雖畧見於王禕遊記然渠亦得之傳聞又以尋真觀列之白鹿洞後誤矣自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老峰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石橋有澗朱子嘗遊此自折桂寺循嶺而南下則至白鶴觀觀劉混成棲處也觀背峰曰丹砂峰自觀西北行數里至棲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橋也澗曰三峽澗澗石盰爛而巍怪鋳處淵潭碧黛激則砰湃橋旁有石亭亭旁崖劖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澗行則至玉淵路

傍草間有石鮮不剜也今莫能盡記玉淵葢其澗噴湧來至此而穴石懸注窅昧聲如迅雷亦天下壯觀也石上有剜字云過此為棲賢寺今廢李白嘗寓此自棲賢寺西行至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絶頂可至天池逾澗北行則太平寺路也然卧龍潭則在五乳峰下路仍自棲賢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始見潭潭亦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鱗鱗起伏猶龍也朱子嘗欲結菴潭上今崖有其剜字然嵐重晝日常黯黯出卧

龍潭西行數里至萬杉寺程史云宋仁宗建寺當慶雲峰下崖間劖龍虎嵐慶四大字又西至開先寺有瀑布李白詩者有龍潭黄巖雙劍鶴鳴香爐諸峰又有蕭統讀書臺李煜亦嘗寓此亦廬山一大觀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有馬尾泉亦瀑布抱紫霄峰而下王羲之嘗寓此洗墨養鵝皆有池其南有温泉焉自歸宗寺西北行則至靈溪觀觀西為陶淵明栗里今有橋橋西北谷口有巨石上有劖字言陶公醉則卧此傍有

醉石館過醉石入谷行有濯纓池崖有詩刻自醉石館並山南折有通書院有天生碁盤石上有劖字自通書院入谷西北行則至康王坂有景德觀今廢觀傍石刻谷簾泉三大字自觀東行十數里則谷簾泉也亦瀑布與開先瀑布同源而分下陸羽嘗品其水自康王坂又西北行則古栗桑地曰鹿子坂面陽山者陶公宅與墓處也自面陽山北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未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並山北東行至圓通寺寺對石耳峰前

有猴溪元歐陽玄有記宋黄庭堅亦寓此自圓通寺東行度石門澗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澗旁有錦亭路雖攀緣上然修整又林木鮮伐掘問僧曰禁山也路以
御製碑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旁崖平處皆字刻也蓋五亭而後抵寺寺據廬山絶頂奉勅建者也鐵瓦而畫廊有銅鐘衆鼓悉毁於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稱天池焉是日晴晝秋髙下視四海環雲若屯絮望岷峨江南北諸山皆見然江與湖益細小難觀矣僧為指石鏡

鐵船獅子芙蓉諸峯乃東至白鹿臺觀高皇帝自製周顛碑髙古渾雄真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竹林寺刻非篆非隷周顛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巖然皆絶頂下遊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林觀塔東又觀太平宫太平宫者即御製碑物色周顛處也又東至濂溪書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峯自蓮花峯東行至吳障山過山逾石子相思二澗並五老峰行則至白鹿洞書院相思澗者水簾下流也此廬山南北之大槩也

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號奇絶李白詩不云屏風九疊雲錦張令問人咸莫諳其處惟開先寺前有錦屏鋪云又按王褘記是山也洪武初長林蔽阻虎豹交於蹊路雖十餘里非羣數百人莫敢往今其山童童赤崖耳樵夫非探絶頂不能得徑寸薪也是山名跡則肇自惠遠在山北至李渤始有白鹿洞在南後又有周頗其跡則絶頂正德八年夏六月李夢陽記

三渠陳氏家園一覽圖記

三渠陳氏者莆人也舉進士官至户部郎中無何謫均州同知尋陞汝州知州以留滯不能歸葢夢魂常遊於家園於是作家園一覽圖曰吾覽之即猶見家園爾其友人李子叩之陳君曰直吾宅而南三里許突然而倚空者莆之壺公山也其山蟠踞數十里髙踰千丈狀端士搢笏而立而一支蜿蜿蜒蜒奔而西盡處稍突為穴則先大夫贈户部郎中毅菴先生先妣贈宜人吴氏墳也前有峯對峙面溪溪之源有二一自寳勝溪西來一

自龍潭溪南來合流於墳之西南半里許是為南溪口北行三百餘步匯為潭墳亦面之潭蓄復流折而東行亦三百餘步北面有峻山石拗則葬我先太母黃氏太叔母張氏而其墳亦面溪二墳隔水畧相朝拱故曰夾溪先隴溪東流折而西北行里許又折而東有石山岸北俗呼龍臂嶺又東二百步夾溪皆田以供墓祭者南有屋十餘間此所謂龍臂南莊也莊有二水磨粉麥獲微息亦以供祭至是而溪始曲折東北行四五里又折

而西有石橋名壺公橋今圖内逼橋夾溪蒼蒼鬱鬱者皆茘枝樹也岸北稍東茘枝樹中故有屋數間今圮矣不圖溪又西北行半里許始入大渠葢永春德化仙遊三縣之水迤邐三百里入莆至木蘭山下通海號木蘭溪而宋時有李姓者築陂鑿渠以溉田今圖内遭延左行者是也渠繞山東行四里一股分而北名曰横渠又二里許又一小股分而北名曰西渠又三里許又一股分而北名曰下渠是為三渠今予竊之為號西渠北行

二里許亦岐為二俗呼雙义溝一東流里許匯為池可
二畆池北築田為地植荔枝與雜樹池蓄而復流東行
百步則先兄庶吉士五瑞與弟今刑部員外郎邦器居
之又東又折而北二百步許有通衢梵小橋通水于田
田之東吾宅焉旅聚凡百餘家其林森森即前所謂直
南對壺公者也宅西有傑坊則予中鄉試所樹雙义溝
一北流二里許折而東而南復折而東繞宅後里許與
下渠水會東北曲折行十餘里入于海蓋圖之大槩如

此而予曩與兄弟輩展墓而遊林登夾溪之隴宴龍臂之莊躋壺公之橋逍遥于荔枝之圃翺翔乎三渠之徑瞻嶺望海陟崇汎深酌醲割鮮敦朋叙族坐詠行歌盖旬浹不究其巔委今是圖一覽而即見其首末故凡繞家園而峙者流者植者繚而直者通而曲者浮者凸者瀦者蔚而離離者次而峭隅者望之若翔就之若伏者凡予故所釣所采所舟所騎所坐所卧所行者皆列吾前也故予覽之未始不豁然喜也已又鬱然而戚焉李

子曰子之戚者何也陳君曰傳曰君子過其故丘則黯然以悲予行年五十餘矣宦情落落均汝去故鄉又八千里音信罕往來今一覽而見吾家園有能不戚者乎陳君又曰莆有四山北曰陳巖東曰成山西曰紫帽與壺公均敵而對峙高聳如四柱海潮自東北入莆莆人分之為南北洋西南行曲折數十里至木蘭山下與木蘭溪會故曰壺公蘭溪莆之望也今不能盡圖亦畧見其彷彿李子曰夫形家者流君子所不道也然述者奚

取馬予讀漢唐史至藝文志見其載堪輿金櫃葬經青烏子等書而牛眠馬跑亦時時見于他說陳君曰邑人相傳宋朱子赴同安簿時一見壺公即曰莆田多人物乃此公作怪於乎信斯言也則嶽降尼禱之說不虛矣余曩立朝著蓋數見莆縉紳於戶部又見三渠陳子與其弟五器已又見其子舉人竊謂陳氏更多賢今覽是圖則陳氏多賢有以哉有以哉

賓貢圖記

河南按察司僉事吳君有賔貢圖一卷吳君曰此物傳自我高祖子其記焉記曰賔貢圖長五尺有奇濶一尺畫蠻夷人十一一人孳寳珊瑚托一人臂鶻其一牽獸似鹿其一人牽猴猊一人則抱猴猊子一抱獒子一又孳寳珊瑚托又一人牽獒八人者皆左而趨至肅也而一人獨右向立而胥八人者來知其首長也一人背行婉娩抱樂挈器一人兩手捧一物二人者則右而趨其首長十一人者貌固人人殊也乃冠佩物屬亦人自殊

異今不能盡考識識其氣象爲賓貢者云按圖後題志曰治城陳穌曰永嘉王溥曰徐諒曰林本清曰縉雲朱惟嘉曰永嘉張謙曰鄱陽周厚性曰林仲勲曰雲窩鄭道曰樂清趙新曰西江李衡亦十一人云然皆不謂圖作于誰氏今圖角明有趙氏子昂印而十一人者皆不之及也惟嘉謂周景元作謙謂胡瓌輩五人作誠使二人者見子昂印不應如是道矣予故曰子昂印後人加之也今江南人善摸搨贋本刓古印記誑世此圖色色

精巧獰動自足傳亦奚取于子昂印焉鄭道曰朱生近從何得之則知此圖又本朱氏物而傳吳氏語曰永厥傳視子孫今吳氏傳五世矣而有僉事君此圖不落他氏手矣圖首篆廣平程氏筆也正德四年冬十一月李夢陽寓大梁記

方山精舍記

鄭生將歸方山結精舍於山陽以修周孔顔孟之業問於李子曰夫子何以教焉李子旣然而歎曰大哉有是

乎且子所居之山非方山邪對曰然子所居之舍精舍乎曰是也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予又何教焉又問李子不荅鄭生退而問於李子之門人門人曰夫子之意或欲其則坤之道以達於天乎鄭生曰此何謂也門人曰竊聞之方圓者陰陽之形也精粗者形而上下之名也昔者聖人之賛坤也曰至靜而德方焉其賛乾也曰純粹精焉故方者義之隅也精者輿之區也故曰陽不獨成跡不深造言圓與粗之不足恃也夫子之意無

欲子則坤之道以達於天乎明日鄭生以其言質諸李子李子曰吁有是哉雖然務大而遺本矣不曰下學而上達乎不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乎此周孔顔孟之所由也吾子勉哉

潛虬山人記

潛虬山人者歙潛虬山人也山人少商宋梁間然商非劇壓不售也非交豪官勢人即售受侮壓夫售未有不賒者也非豪勢人力賒鮮有還也山人寓劇壓則治靜

屋日閉闗苦誦吟弗豪勢人交及終歲弄息盈縮則顧與他商埒他商怪問之山人曰商亦有道焉夫價之昂卑豈一人容力哉君既靡力吾隨其昂昂卑卑焉已是以吾身處劇壓而心恒閒也夫争起於上人吾既隨其昂昂卑卑息與諸埒也侮壓又胡從至矣吾是以弗勢豪交而息罔獨縮故曰商亦有道焉此爾乃後山人有子矣於是始棄商而歸潛虬山云山人既歸山則於山間構潛虬書院以館四方交游暨來學者而收訓其族

子弟於中又構屋數十以居其族無屋者云厥費不貲矣或謂山人曰夫商出入風波盜賊中遠父母兄弟之親而生尺寸於千萬里之外亦難矣宜若是費乎山人笑而不答退謂其族子弟曰夫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啬夫之瑣行也若以為金帛果足使子孫守哉山人在山則又日閉閣誦吟更苦嘗夜吟獨繞庭行侵旦不休或又病之曰山人年五十餘耳髮鬚皤盡矣山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予誠不能以百歳之劬而易一日茍生

山人商宋梁時猶學宋人詩會李子客梁謂之曰宋無詩山人於是遂棄宋而學唐已問唐所無曰唐無賦哉問漢曰無騷哉山人於是則又究心賦騷於唐漢之上山人嘗以其詩視李子李子曰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遺茲矣故曰無詩山人曰僕不佞然竊嘗聞君子緒言矣三百篇色商𡕀周敦乎皆漬古潤矣漢魏佩玉冠冕乎六朝落花豐草乎初唐色如朱甍而

繡闥㦸者蒼然野眺乎中徵陽古松乎晚幽巖積雪乎

李子曰夫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

斯道也山人之詩其昌矣夫山人名育字養浩號隣菊

居士其父存修者亦詩人也有缶音刻行矣

潛菴記

歙鮑光庭氏字以潛行矣晚修先墓而築菴於横塘之

上復號潛菴云語人曰菴吾將老焉其姻人鄭生者述

其菴實請予記闡厥名義將貽諸鮑君子曰大哉菴淵

潛哉夫名以實立義由警獲易不首潛乎然繼之見焉躍焉飛焉詩不曰潛乎然繼之睧焉故潛者違時以藏之名也寒沍之魚椮處以含俟時征也綸釣驚焉潑剌以沉縮身沕穆頊洞之壑以完生也故陶遘革命而更名符甘隱約以著論皆志欲睧而弗睧欲飛弗飛躍弗躍見弗見者也夫鮑君者顯華崇騁少不經志者也老棄江湖棲遲丘壑聲色戲玩弗嬰於心車馬冏侈服食儉約無干進謀仕之事飛纓躍馬之心而折檻靡懷操

瑟弗至者也胡潛其字而以名菴斯所謂專乎心者譬諸物歟故瑟弗操而聞好竽熱中檻不折而談旌直為榮雖無干進謀仕之事飛纓躍馬之心而見軒駟晃蓋者動容非心潛者也且令一食一服一馬一車一戲玩竒者有不矜而耀者乎此身丘壑而心市朝託江湖之放而垂涎於顯華崇騁者流耳故君子有吾有耳而不敢驕人之無能吾能耳而不敢傲人之拙實吾實耳而不敢乘人之虛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凡以擴吾潛焉已

耳然猶因心以立名循名以思義號其物以存警豈非專於心然後絶外慕哉問鮑君曰何為鄭生曰君誨於家曰不勤身不立不儉家不守又誨其子弟曰吾聞一善言必記諸心見一善行必體諸身即是而觀君之潛亦足謂之心者矣鄭生又曰往姚源賊寇郡君以備禦之策干郡守策良可措之行若是使鮑君由潛而昭體易之義俟時而庸豈不有大可觀者而今老矣惜哉君嘗出粟賑飢有章服之賜今為鄉飲賓云

華池雜記

華池古樂蟠縣也故城川華池東天子溝夫人洞並故城川蒙恬斬山堙谷處也今馳道存焉稍東則陽周城也牡丹園華池城東北太和觀牡丹園西張將軍墓華池城北邉路將軍名吉宋范仲淹卒也以節死贈將軍詳見郡志興陽洞華池西崖也不窋陵慶陽東山傳介子墓西山范仲淹宅今為府庫范純仁遺棟今為府儀門過木䳘池慶陽城鑿通河處臨川閣䳘池上宋蔣之

奇建今廢威武樓慶陽北城樓也宋建公劉廟在慶陽其兩壁畫周三十七王云李子曰余如華池在弘治乙卯年焉居盖三年云從予游者尉氏左國璣慶陽高尚志曁其弟尚德華池王祐

遊輝縣雜記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予當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蘇門之山降觀于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于三湖遌焉李子登蘇門

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女懐春采彼薇矣山雪修阻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卒棲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祠之獨籍不祠也蘇門有九峰山亦竒絶然其上無泉侯趙川亦無川可恨也大行山至蘇門也峰萬餘數森森若排劒北走中有三峰獨竒而三寺各當一竒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獨大石輒入地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

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巍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彀弓弩持刀出沒林阻巖谷間號曰青羊白戈云而盤山路石岈岈嶃嶃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曠川而四面皆山焉所謂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蓊茂登山西望亭亭緣崖而綠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黫瑩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

耳邊寺磽田以千數然故櫟橼磈磊區耳於是寺僧掐流人墾之租其人猝斬茅菅阻巉巗崦為聚落烟火晨晨相雜也其流人若婦并為寺僧使乃其婦則於邊寺泉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見兩三婦置桶巉滴下而偎坐广下然青羊白戈過其聚落聚落人輒飲食之得無害青羊白戈感其餘食數亦輒贈遺之為常焉輝縣産魚稻然其人多病癭偕予行者二人一曰馮貴二曰左國玉左國玉子内弟也内弟生不識山前出陽武行望

見山喜以為雲已知其山也益又喜躍馬行㥧不即至山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於山川土俗之别云於是作遊蘇門記

述征集後記

李子曰余以正德三年五月十七日縶而北行至秋八月八日乃赦之出云其始行也人人絫息奔匿而謂必死也獨我兄曰我從我内弟國玉曰我與從二人者觸暑晝夜行飢渇草莽風沙中詩云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初大梁周生爲余筮得履虎尾不咥人亨及既下獄事勢益急矣中外訩訩自危會早朝有匿名之書又御史張彧等枷之長安左門會又都給事中許天錫朝出伏彧枷哭歸而自縊死予不謂其能不死也易眞前知哉

國相寺重修記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鸛巢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録繁臺寺一耳亦

不言其地之盛甞問之老長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瑜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頽而下者蕪僧闒教汙庸師惡徒於是樹石謚亡損破烏鼠穢之往來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國初剷王氣塔七級去其四崩䪨幽窟狐狸魑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

奮然興曰寺時世廢邪僧廢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之於是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存峻峙可遊遊者挈醪榼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扣彬之門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鐘樓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戶趙越等實助之湼塑其像設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古峰者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年餘矣而

空同山人為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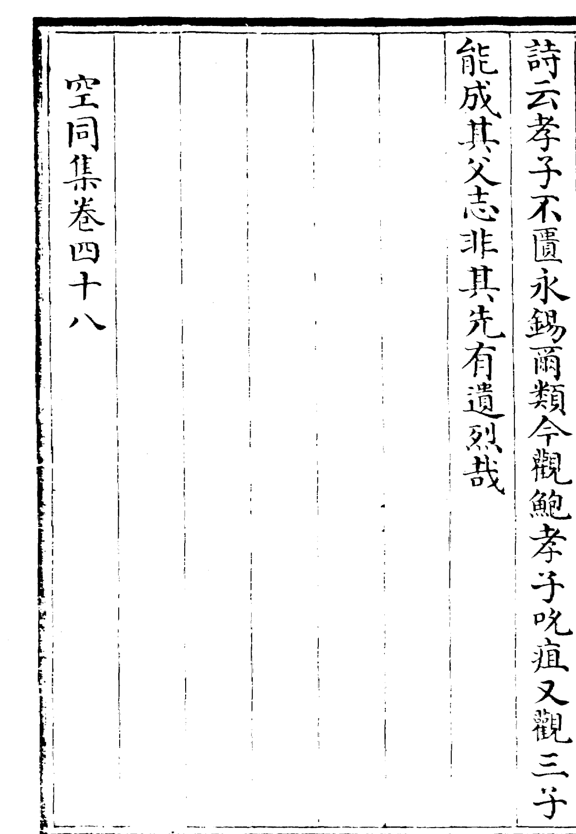
誠孝堂記

歙人鮑燦為其母吮疽已而疽愈人以為孝將暴其事於官鮑君泣止之曰夫安有為母吮疽而求名者邪江西劉編修閈而義之曰是可以為誠於孝矣於是名其堂為誠孝之堂著為記鮑君則又泣止之曰是奚足為孝邪而以名吾堂竟辭不受鮑君既卒有三子長曰光宇次曰光祖季曰光輔相聚哭而謀曰往予常忽吾父

有首善之行而卒莫之聞也夫閉而不暴者孝之忘也
必舉而旌之者官之事也故君子之揚人善也不以其
自閉而弗行不以其炫而茍與同何也闡其實則觀者
易化此風勵之道也令官司計不出此徒使吾父幽幽
而弗彰含章而喪亡且夫悖莫大於忘孝罪莫重於泯
親父行不聞時予三人之辜於是光宇使二弟相繼如
京師暴其事於官乞旌其門閽官曰法孝子死不旌卒
不行二子則彷徨於路衢行且泣誦説其父事行路為

之灑涕歸相聚哭又謀曰夫不可強爭者法也可以義起者禮也緣禮以伸屈援義以附情庶幾名實有徵父行不泯於將來於是始葺其故堂而仍厥前名曰誠孝云其婚姻家有曰鄭庚者尚德人也見三子能成其父志而竊大幸喜至大梁告我以顛末請記予驚訝曰異哉劉子之名人之堂也夫孝猶有不誠者邪孔子曰父子之親天性也今世俗率喜務名故其性鮮附實即如封股廬墓嘗糞吮疽此何等事令人為之大抵欲彰其

孝名夫急名鮮實行務外多詭心今既欲彰其孝名矣則所謂天性者安在乎及幸而致名輒日夜望旌其門閭顯者圖進用庶人華厥身有如鮑孝子吮疽而疽愈反自閉其事者乎又有如鮑子人以嘉名名其堂力辭不受者乎若是即以誠孝名其堂奚不可者而俗人不領解輒相妬不見容私毛舉過失沮壞其嘉懿曰此於法不得旌者也豈不大可詫邪鄭子又曰鮑氏先有鮑壽孫以孝聞載在宋史人呼其所居里為慈孝里予曰



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觀鮑孝子吮疽又觀三子能成其父志非其先有遺烈哉

空同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四十　集部

空同集卷四十九

明　李夢陽　撰

記二

石淙精舍記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石淙渡從鎮江

於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蘇氏愛陽羡山欲從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郟鄏之間曰小峩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溪徙廬山則又訝曰玆非有道者為邪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邪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從公游以故得竊聞石淙焉石淙有虎丘之丘曹

溪之溪螳蜋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激石兩厓瓶葦交合水汩汩循其間泠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廬山陽羡下也陽羡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奚為者邪顧卒幽抑不見于世今公際明天子拔茹彙用功著邊徼顯名四夷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据水厓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

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行也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邪愚不佞徒及公之門力不足濬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浩然堂記

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孰無之然存之者寡焉其見也則係乎時時有幸不幸也士有是氣常苦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之伸則又係乎上之人焉雖然其

幾微矣幾微則風神風神則渢渢溶溶被物而物不自知江西以忠義推士尚矣推者以文山文公為最文山之後則有練子寧黃子澄焉夫二人者其禍烈矣乃其後則又有劉公球鍾公同相繼而起亦謂之風非邪文皇帝嘗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嗚呼帝之德至矣豈欲鼓天下之氣而慮其有弗伸邪不然何聞其風者之興之勃也夫忠孝常變一也有不一者係乎時者也苟時矣即不幸猶幸也故曰其見也係乎時反是則

人矣非氣之罪也知風之自與時偕行煥乎事業炳乎文章沛乎與天地流行嗚呼微斯人其孰當之哉此所謂浩然之氣也予至金川顧瞻練公故里既令立祠祠之刋其遺文以布又名其祠之後堂曰浩然堂記焉

優游堂記

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北郡李子李子問曰生何志張生曰含也願為古之優游者耳然業名吾堂矣李子聞之慼然而歎曰噫含乎噫含乎張生曰先

生何歎也謂含竭精以探賾邪守藝以俟庸邪閶闔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邪謂驊騮既覊世網縶嬰之邪抑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貞也李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其遺也於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以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

駒之童曰愼爾優游斯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愼爾優游夫含也少而達名於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空谷逍遥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予是以歎張生曰含聞之得之不得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含奚足云

敬遺堂記

餘姚史氏起敬遺之堂奉其王父或享賓焉賓乃言曰

嗟貴宏堂奚斯名也史君曰竊聞之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夫身者親之遺也立模乃曷敢弗之敬也是故言也弗之敢苟也行也弗之敢惰也業弗敢荒官弗敢怠不敢狎小不敢忘大凡此以廣敬也故不敬無遺無遺無身矣是故立模之於身也乃曷敢弗敬也賓曰嗟貴宏身若是大乎史君曰身也者自他人視之固眇然者也自吾視吾身與天地始終烏得而不大也夫自形之化也即有始以遺之吾蓋不知幾億萬年矣自吾而

後之又不知幾億萬年而終是身者與天地始終者也烏得而不大又烏得而不敬也北郡李子曰史君蓋早孤者云然予聞其王父育之長訓之成乃其人鮮兄弟焉億萬年之遺當其身所謂如綫者也是故其身也視他人為大而其遺也弗敢弗敬也故其堂名之曰敬遺堂焉

河上草堂記

正德二年閏月予自京師返河上築草堂而居其地古

大梁之墟今曰康王城是也瀕河河故常來今其地填淤高河不來人稍稍治墳墓葺廬舍矣始蓄牛馬樹樹木始有井落道路之界然四面皆蔿莽其地宜桯楊宿麥予兄故墾田數十百區樹柳以千數環堂皆柳也登堂見大堤及城中塔背隱隱見河帆堂下蒔榴竹菊葡萄槿椒牡丹并諸雜草物而予日彈琴詠歌其中出則披蒼榛登丘埸坐斷岸而歌有二三子從二三子進曰岸嶄嶄岑巖其下遺渦瀺瀺非河之故衝邪非所謂魚

鱉黿鼉窟邪夫子奚取而堂又何樂焉予曰子以為吾愛吾身孰與堂曰不如身子以為天地與吾身孰久曰天地久予曰天地不能知其不終窮予何能知吾身予不能知吾身安知吾堂予前不知地為魚鱉黿鼉窟又安知後之不為魚鱉黿鼉窟且小子休矣

倏然臺記

草堂之東築臺高二丈餘所登臺四望雲冉冉在桑榆蓋千里外見也人心不天遊則視曠埜崇原大澤天地

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烟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皆與巳不干涉視曠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烟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誠與巳干涉於是觸予目者罔不樂也臺貴高高則遠遠則無所不見予臺不高望之千里外見地使然也無所不見則其樂充滿其樂充滿則脩然矣莊周曰脩然而往脩然而來於是命臺曰脩然之臺予觀屈原放逐江濵非與曠林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不干涉非不知朝夕烟霞之

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之情而恒戚戚憂斯人殆未天遊乎抑宗臣當如是邪為臺記

需于堂記

草堂之南築瓦堂廬旅名曰需于堂草堂作于春三月儵然臺秋七月是堂則冬十一月作更四時厥乃備有須于堂故曰需于堂予觀需五爻需于郊沙泥血酒食遐近異勢險易異用安厲别矣而其義皆需故曰需須也予居更四時厥乃備而是堂最後成竊謂有合于需

故曰需于予堂在大梁北郊厥河往來之墟有沙泥之虞不可不戒能需庶幾獲四之出五之吉故名堂曰需于人情躁動則罔攸利躁動莫如戰曹操臨戰安閑若罔攸戰故勝此其人不足言而需之義同也是故君子需于學遜需于德涵泳需于時進退需于命終厥躬予又竊比名吾堂雖然四者何有於我哉

觀風亭記

亭在風穴之山逈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積

靈秀出沒登之目豁神迅志揺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子廵而歴汝而游於亭乃俛仰而歎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郟表方測景吾觀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廵王君曰冠蓋帶汝伊闕我朝沃野廣麓棋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子曰美哉是利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子曰谽谽窈如噫如噴如嘘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

譚子不答他日二君遇空同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為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颸颸乎莫知所從渢渢乎莫知其被溜溜乎莫知其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

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癉惡湔澆而培淳迪純以剗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為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歎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歎叩而不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

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嚴也廵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之堅石譚子名纉蓬溪人伍君名全安福人參政也王君名洙台人按察僉事

廣信獄記

李子寓南康府卧病待罪勘官大理卿燕忠奏畧曰請駐廣信府勘以避嫌又曰請轉委浙江副使鄭陽參議

段敏為勘官又曰臣觀事連年靡結者非惟勘官罪實提人卷難耳提人卷難以有司畏李某夫李某特一提學副使耳有司寧得罪於撫按守巡諸官而聽李某者以其善訐人私也臣行提人卷或不至請提究兩司首領官甚則參堂上官上皆許焉胡雲閳之謂劉峻曰事靡結也果提人卷難乎劉峻曰殆非然焉峻嘗見勘淮王之奏矣一成而解江御史江御史弗了也再成而解陳總制陳總制弗了也曰留作江御史當頭三成於御

史李矣然會任巡撫任巡撫又弗肯了也斯果人卷難乎胡雲曰彼謂先生善許也然歟劉峻曰殆非然焉夫許人者人固亦許之矣曷行歟夫先生之劾江御史也爭士氣也劉知府者黜臣奸為匹夫伸辜也然敕諭載焉又死者諸生焉夫鄭布政者彼自干王府取之也人孰無爭論先生與鄭爭而卒弗之行也亦大矣曷許歟胡雲曰夫雲侍先生蓋見其令無不行也亦謂之動搖山岳矣所至貪吏有望風解印綬者茲何歟劉峻曰茲

必有令其所不令威之不在威古人之所謂風而易之所謂廳歟不然峻見若刑而威者即折脊拉齒糜脛斷腂相續而斃于庭而卒莫之能令也先生官于兹三易秋矣聞有兹否乎李子舟行將至貴溪門人葉朴筮得剥六五貫魚以宫人寵無不利朴迎告李子曰先生順馬李子曰夫子安敢不順哉夫言官之所排也尊言官者所必排矣誰非予忌者言先入者主也犯兹四怒予安敢不順哉即不順其誰公我李子至廣信將見燕卿

燕卿使人覘李子來見馬乎輿乎李子知之則步見燕卿是日廣信五學師生業先集迎李子擁之行步入城見燕卿暴階下燕卿以李子來見遲也而怒罵之曰汝本聰明好人前劉瑾之難無用識不識咸壯焉而今顧為此為天下士夫唾罵邪唾罵者秪以汝操上人之心要便宜耳若獨不聞老子術邪退一着是巳據案團弄手而且罵且教且誚且笑李子不敢對而惟請隔獄燕卿曰此仍是便宜心而竟令繫諸同獄李子出將詣兩勘官

而五學生業先詣兩勘官跪諸門兩勘官曰第令一生入於是葉朴入跪白曰數百年正氣鍾於今而僅見我先生二先生爲正氣必有扶也兩公不荅而心不以爲然於是五學生詣燕卿亦以扶正氣請而燕卿者笑謂之曰子誠齊人也夫李某不過以文章冒時名耳彼豈好人哉彼老子術猶未之知而剏其他乎葉朴對曰李之爲非身非家也衆惡之必察焉燕卿笑指朴曰這秀才異日作官必効李某者燕卿起立謂諸生曰夫我此來謂李某必震惕不

遑安心悔懼改也今渠來見我獨遲而儀度復徐徐夫
人之畏天者以雷霆耳朝廷者天也我大法司者雷霆
也雷霆臨于其上而渠猶徐徐五學生不敢對而出李
褎謂葉朴曰諸公不知我先生柰何葉朴曰彼謂先生
實有送門子造偽章諸件耳審而無諸件當自殊矣豈
日李子造兩勘官審而果無送門子造偽章事葉朴曰
此謂天定勝人也人聞之無問識不識咸慶焉曰有天
有天而燕卿待李子則顧反嚴日伺察其所往來捕師

生來獄候李子者而諸來獄候宅人者則顧不之禁也兩勘官亦日誚罵李子見諸生稍不惴惴望塵拜也則曰李某壞盡士風矣兩勘官詰學會生裴近者肥而鼓腹遇之而立其旁兩勘官目之大怒曰甚哉李某令諸生侮我也故鼓其腹而又立我旁翌日諸生詣兩勘官謝兩勘官又復大罵李子恨不遂殺之也葉朴還貴溪聞兩勘官勘事褻衣酣酒坐堂上而諸方面官長跪階下事弗令自辯也問辯之亦不聽朴聞之謂詹𦤎曰奉

天令者非敢褻天也書曰欽哉欽哉敬能誠誠則明兩人者無亦褻天歟詹㬊曰夫既罪稱囚矣茲宜至焉且先意已主聽辯曷施乎葉朴曰朴嘗讀范滂傳矣王甫者閹人也然猶聽滂焉而為之愍然改容也而今如此哉於乎今如此哉

後記

廣信獄成諸所謗李子咸白之矣會有赦至李子坐而有憂色通判劉懋入而問曰先生奚憂也前無赦謗未

白也懋見先生油然而煦煦若無與然令諸𦍒白之矣而赦會又至乃顩有憂色何也李子蹙然若有所答已訥然止劉懋出語袁衡袁衡曰先生之憂以是非倒植乎公道絶不復見於天下歟夫衡也抄送僞章者也而令也坐衡以揑之也斯其一焉已劉懋曰何謂也袁衡曰夫僞章者衡於石城十一將軍第抄之也然衡又非親致先生而托書吏朱燦者致之也後先生令教官葉泰挈衡往啟王王嘗召十一將軍與衡質而知將軍家人

王貴者抄致將軍也而今硬坐衡曰奚不以白勘官也
曰勘官不容衡白也而顧教衡曰汝但云初李某與江
御史許奏行總制陳勘也李某每向諸生說觀陳似有
偏江之意柰何衡與李素恩義輒就揑江劾陳之章送
李觀看意在激怒陳而李遂送陳觀之也斯勘官鄭陽
教之也曰云云者何曰實江之奏詞焉耳劉懋曰嘻寃
哉有是焉先生憲臣而以人命赫詐事使懋徑拘軍校
例也而今坐非例也而懋也未始造監拘也亦非戊時

而竟皆以坐懋也懋冠帶奉察院文焉今坐懋以冠帶斯亦實淮王之奏詞焉耳陸鎮曰宽哉鎮也卧碑生員令家人代告今告者陸寛也而以坐鎮也夫占官地成化二十三年閒事時鎮數歲耳而以坐鎮鎮娶妾有媒禮焉而今離異鎮妾彼誣鎮娶妾逼焉赫焉耳而勘官者硬加鎮以強也宽哉鎮也彼赫詐致死人命者又奚弗之問也傳廷臣曰吁詎惟汝哉先生奏江御史者何者非實也乃令咸使之虛而江與吴奏先生者奚又咸

實也吁詎惟汝哉汝第不孽先生耳誠孽先生汝胡罹之寃且更驟於法李華問乎徐珙曰奏江御史者實也而虛之法乎徐珙曰夫尊言官者當若是焉矣曰淮王奏者虛也而實之法乎徐珙曰夫尊王者當若是焉矣曰華聞之奏一言一事弗實者得以詐坐也吳奏先生者一言一事盡實乎而不以詐坐曰尊為言官孽人者當若是焉矣李華曰夫法者守一以御萬者也是故賢也弗敢越焉愚也弗敢蔑焉靡以貴撓罔以勢移仇不

敢加睚不敢私低昂重輕如衡之付物夫然後稱法焉而後寛可平也是故郡邑有寛平之監司監司不職平之御史御史平之上之大理故大理者平天下之寛者也故稱廷尉平焉任情而尊夫人也夫奚有於法徐珙曰嘻子胡見之晩矣諺曰循智保身審時致位子又烏知彼不别賢愚而務存體統哉李華曰華聞之百司攸職而天下治故務體統者安上而睦下斯相之事也别賢愚者進黜以勸懲斯銓部之司也守一以平天下之

寃者廷尉之職也是故視厥重輕低昂焉付之已矣而容心焉容心則不中不中則私私則不平且誠如子言則賢者殺人可不抵命而賤者不肖者為貴者賢者殺之則不問邪有是理哉徐珙曰昨勘官鄭陽勘劉喬陷死李苒事椎案吽曰如此無行止生負死則死耳乃坐知府哉觀此則法者真以別賢愚為心矣二子爭論不能決來質李子李子曰嗟諸生腐哉迂哉傳有之君行令臣行意又曰法以情用嗟諸生迂哉腐哉若即能飛

黄附驥亦覘覘者流耳豈能致身卿宰哉雖然予有尤焉行寡中和積誠未孚風之生也必穴焉空諸生乃舍我弗責而顧瑕訾訾人邪正德八年秋八月給事中王爌有章言此事是年十二月燕卿至廣信府明年正月廿八日李子至廣信就獄是年三月事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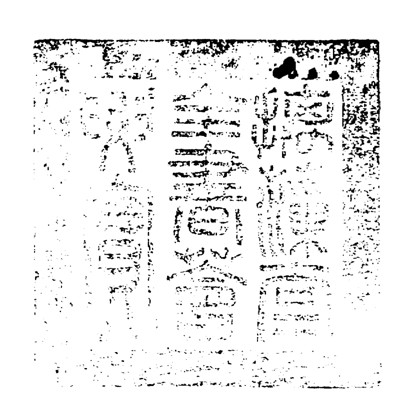
懼問記

李子曰夫予於今而始知懼也袁衡曰衡聞之君子不懼李子曰衡是惟不知懼焉爾袁衡出遇李華而告之

故李華曰夫懼動心者謂也往張劉之事先生不啻批
逆鱗捋虎鬚矣茲言懼必有以吾將問之李華入問曰
華聞之欺理者滅天罔公者無法滅天無法是曰大亂
民亂亂身士夫亂家大臣亂國有諸李子曰然有之李
華曰華嘗懼投足之地鮮也以茲焉李華出以語袁衡
衡不達李華曰子不見勘官勘事乎私之出焉怒之入
焉鍾粟程伯二生者勘文不載也何以提為鍾何以出
程何以入鍾提而不勘乃咎而監之厥意為何夫程伯

之事總司鶻馬巡按者允焉以坐先生無故蕃焉玆謂有天乎無天則無法無法者亂行亂於清明之世華自玆不復知投足之地矣袁衡曰若是則奚止於是哀佐賢同人命也而皆非所勘也佐不勘而賢則勘縣丞判同委拘人判以李則罪而丞以江則否夫衡也自玆亦安往乎李華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叔季之世鈎織起焉於乎甚哉先生之懼殆非獲已歟作懼問記

空同集卷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任益春